

肉蒲團 一名覺後禪

春

21  
2677  
1





天下第一風流小說

明情隱先生編次  
果侔集樓主人譯



# 肉蒲團

一名覺後  
禪 全四冊

寶永三年秋上梓

青心園叢書



## 肉蒲團序

多情盡醉青心園主人者撰序  
這本而外乞譯之其意甚奇物祥  
之以史夢之好色之人夫情如  
淫必報之明彰少葉葉妻而鑽之  
隙金簪而求新之予情也噫夫  
男子不克躬路分女子亦從而重

肉蒲團序





節操自然去婦和雅而齊家治  
國之妙劑也古者之化民不外是也  
至人又悲世間正心之方之及于猥為  
淫邪誕妄初人之多德之盡不敢買  
而德嗚呼是亦何等多情也哉予  
嘗讀一板本之評曰其書盡錄後  
著之不一意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

買不讀者惟道學先生耳近而志  
道學先生未有不買不讀者獨有  
一種假道學先生要以方山欺人  
不敢買者諱耳抑又且說彼雜  
不敢自買未必不倩人代買豈不敢  
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是乃做  
這部小說者之詭而為多情畫解之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  
目録  
第一回  
止<sub>レ</sub>淫風借<sub>レ</sub>淫事說法  
談<sub>レ</sub>色事就<sub>レ</sub>色慾開端  
第二回  
老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團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塔  
端莊女情移輕薄郎  
第四回  
宿荒邨客心悲寂莫  
消長夜賊口說風情  
於書里霧中人家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

目録

第一回

止<sub>レ</sub>淫風借<sub>レ</sub>淫事說法

談<sub>レ</sub>色事就<sub>レ</sub>色慾開端

第二回

老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團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塔

端莊女情移輕薄郎

第四回

宿荒邨客心悲寂莫

消長夜賊口說風情



第五回

選手姿嚴造花名冊  
徇情面寬收雪鬢娘

第六回

飾短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

第七回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第八回

三月苦藏修良朋刮目  
一番喬賣弄美婦傾心

第九回

擅竒淫偏持大體  
分餘樂反占先籌

第十回

聽先聲不知勁敵  
留餘地以養真才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髮

第十二回

補蹙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第十三回

破釜焚舟除隱情  
卧薪當膽復姦讐

第十四回

閉戶說歡娛隔牆有耳  
禁人觀沐浴此處無銀



第十五回

同盟義議通霄樂

姊妹平分一夜歡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魔

活春官連箱被劫

第十七回

得便宜因人瞞已

遭塗毒為已驕人

第十八回

妻子落風塵明償積欠

弟兄爭窈窕暗索前通

第十九回

孽貫已盈兩處香閨齊出醜

禪機將發諸般美

色盡成空

第二十回

布袋皮寬色鬼奸雄齊攝入

旃檀路濶冤家債

主任相逢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

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藥。世間真樂地。算未算。

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燕。酣眠。

處。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勞苦。事。

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



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勞苦解愁煩不至十分憔悴哭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門死我戶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早白幾年壽筭還畧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人四五十歲頭髮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本路或偷婦人或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沒壽這等請着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不狎徒弟連那偷婦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幾百歲總是為何面上的皺紋比別人多

些頭上的白髮比別人早些名為公實像漢一京師之內只有掛長壽匾額的平人沒有起百歲牌坊的內相可見女色二字原于人無損只因本州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沒有一定的註解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物若哭這等比驗起來不但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交相為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度飽吃下太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剋之弊當藥則有寬



中解薶之樂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之人若曉  
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疎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  
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為懼  
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為溺之如  
此則陽不亢陰不鬱豈不有益于人哉只是一件這種  
藥性與人參附子件件相同只有出產之處其取用之  
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道地者  
佳土產者服之無益女色倒是土產者佳道地者不惟  
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產何謂道地自家的妻妾不用  
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拈來就是此之謂土產任我橫睡

沒有阻撓隨他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且有益  
于宗祧交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艷色出于  
朱門嬌粧必須綉戶家雜味淡不如野鷺新鮮舊婦色  
衰年似閨雛少艾此之謂道地若是此等婦人眠思夢  
想勢求必得初以情挑繼將物贈或踰牆而赴約或鑽  
穴而言私饒伊色膽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  
有人來風流汗少而恐懼汗多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  
試身不測之淵立構非常之禍暗傷陰德顯犯明條身  
被殺矣既無償命之人妻尚存分猶有失節之婦種種  
利害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斷不可舍



近而求遠，厭舊而求新。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  
心。要為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為人秘淫，  
不是為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既是要使  
人遏淫窒慾，為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持風化，却  
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風易俗之法，要  
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  
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又厭聞忠孝節  
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日，可謂靡蕩極  
矣。若還著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為善，莫說要使世上人  
將銀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刊刻成書，

裝釘成套，賠了帖子，送他。不是拆了，塞甕，就是扯了，  
吃烟。那裡肯把眼睛去着一看，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  
款動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  
語，使他懼發，歎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豈可不留行樂  
之身，常遠受用，而為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去實際  
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一下一點化之言，  
使他幡然大悟，道：去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妻妾之  
身，自家受用，而為隋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寔債乎？  
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  
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



久治人之法。不但做裨官野史之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但看戰國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稱說王政。那宣王是聲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贊一句道。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太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到這一句。已甘心做桀紂之君。只當寫个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个道學先生。就要正顏厲色。規諫他。色荒之事。從古帝王具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國。天子好色。則亡天下。宣

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說。心上畢竟回覆道。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着了。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話。太勾住他。使他聽得興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馬避難之時。尚且帶着姜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國的男子都帶着婦人避難。太王與姜女行樂之時。一國的男子婦人。也在那邊行樂。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主化了。誰人不感頌他。還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處。自然心安意肯。太行王政。不復再推寡



人有疾矣。做這部小說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願普天  
下的看官。買本當經史讀。不可作小說觀。凡遇叫看官  
處。不是針砭之語。就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中  
形容交媾之情。摹寫房幃之樂。不無近于淫褻。總是要  
引人看到收場處。終知結果識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撒  
攬書。後來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齏。人不肯咀嚙。何我  
這番形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棗肉裹着撒攬。引他吃到  
回味處也。莫厭攤頭絮繁。本事。下回便見。

第二回

老頭陀空張皮布袋。小居士受坐肉蒲團。

說話元朝致和年間。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法名正一。  
道號孤峯。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有名諸生。只因性帶  
善根。當其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呬。唔。就像學生背  
書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個行脚僧。上門抄化。見了髮  
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僧人聽之。說他念的是  
楞嚴大藏真經。父子乃高僧轉世。就向他父母乞為弟  
子。父母以為妖言。不信。大來教他讀書。過目成誦。但功  
名之事。非其所願。屢次棄儒學佛。被父母痛懲而止。不  
得已出來應試。垂髫就入泮。入泮就幫補。及至父母亡  
後。他待三年服闋。將萬金家產。盡散與族人。自己縫一



個大皮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竟入山修行。知道者稱為孤峯長老。不知道的只叫他做皮布袋和尚。與衆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堅。就干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那三戒是不募緣。不講經。不住名山人問他為甚麼。不募緣。他道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行入門。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飢寒之慮。日迫。飢寒之慮。日迫。則滛慾之念不生。滛慾之念不生。則穢濁日去。清淨日來。久之自然成佛。若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終日靠着施主。拿來供養。腹飽則思閒步。體暖則爰安眠。閒步而見可欲。安眠即成夢想。無論學佛不

成種。落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緣。人問他為甚麼。不講經。他道經藏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除非是佛菩薩總解得出。其餘俗口講經。猶如癡人說夢。昔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尚且不敢求其甚解。況以中國之人。讀外國之書。而再妄加翻譯。我不敢求為佛菩薩之功臣。但免為佛菩薩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守拙。戒不講經。人又問。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天下可欲之事。不獨聲色貨利。就是適體之清風。娛情之皎月。悅耳之禽鳥。可口之薇蕨。一



切可愛可戀者。皆是可欲。一居勝地。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月妙風姨。攬人入定。所以入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入名山學道者。名根難淨。況且那一處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隨喜的仕官。月明翠柳之事。乃前車也。我所以撇了名利。來往荒山。不過要使耳目之前。無可沾帶的意思。問者深服其言。以為從古高僧所未發。他因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遠近之人。發心歸依者甚衆。他却不肯輕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絕無塵念者。方纔剃度。畧有一毫信不過。便拒絕不收。所以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一個。在山澗之旁。構幾間茅屋。耕田

而食。汲泉而飲。一日秋風蕭瑟。木脫蟲吟。和尚清晨起來。掃了門前落葉。換了佛前淨水。裝香已畢。放下蒲團。就在中堂打坐。忽有一少年書生。帶兩個家僮。走進門來。那書生的儀表。生得神如秋水。態若春雲。一對眼睛。比他人更覺異樣光焰。大約不喜正觀。偏思邪視。別處用不着。惟有偷看女子。極是專門。他又不消近身。隨你隔幾十丈遠。只消把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着好的。就把眼色一丟。那婦人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過。不看到他臉上。來這眼色。就丟在空處了。若是婦人與他一樣。毛病的這邊丟去。那邊丟來。眼角上遮了情書。就開交不



得了。所以不論男子婦人。但生レ這種眼睛。就不是吉祥之兆。喪名敗節。皆由于此。看官們的尊目。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慎。彼時這書生走進來。對佛像拜了四拜。對和尚也拜了四拜。起來立在旁邊。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宜待完了工課。方纔走下蒲團也。深レ迴了四拜。叙坐已定。就問其姓名。書生道。弟子乃遠方之人。遊レ蕪淞中。別號未央生。聞得師父乃一代高僧。兩間活佛。故以齋戒前來拜仰。說話。你道那和尚問其姓名。他為何不稱名道姓。却說起別號。來看官要曉得。元末之時。士風レ詭異。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俱以別號

相呼。故此人都別有個表德。有稱為某生。有稱為某子。有稱為某道人。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子。老年者稱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取義。或是情之所鍾。或是性之所近。隨取二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人共曉。書生只因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上有夜未央這句。故以斷章取義。名為未央生。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媿不敢當。回了幾句諛遜的話。其時瓦鐺之中。齋飯已熟。和尚就留他吃了晨齋。兩個對坐談禪。机鋒甚合。原來未央生性極聰明。凡三教九流之書。無不流覽。這禪机裡面。別



人千言萬語。泰不透的。他只消和高提頭一句。就徹底了。然和高心下暗想道。好個有知識的男子。只怪造物賦形有錯。為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個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舉止。分明是個大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將來必到鑽穴踰牆。釀禍閨闈。天地間不知多少婦人。受其塗毒。我今日見了這悖亂之人。而不為衆人弭亂。非慈悲之道也。就對他道。貧僧自出家以來。閱人多矣。那些愚夫愚夫。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是走未泰禪的學士。聽法的宰官也。都是些門外漢。能悟禪机者。甚少。誰想居士竟有如許靈明。以此學禪不教

年可登三昧。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體。難得者是性資。易過者是時光。難過者是劫數。居士帶了作佛的資性。來不可走到鬼魅路上。去何不乘此朝氣未散之時。割除愛慾。逃入空門。貧僧雖是俗骨凡胎。猶堪作他山之石。果能發以大願力。註以大因果。百年後上可配享于僧伽。下亦不致聽命于羅刹。居士以為何如。未央生道。弟子逃禪之念。蓄之已久。將來少不得要歸此法門。只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難于擺脫。如今年紀尚幼。且待回春畢了。二事安享數年。到那時然後來摩頂飯。依未為晚也。和尚道。請問居士有那二願。莫非是要策名。天



府下酬所學。立切異域上。報朝廷。麼。未央生搖頭道。弟子所願。不是這二事。和尚道。既不是這二事。但所願者。畢竟是何事。未央生道。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已力量。做得來。不是妄想的事。不瞞師父說。弟子讀書的記性。聞道的悟性。行文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的名士。不過是勉強記誦。移東換西。做幾篇空稿。刻一部詩文。就要樹幟詞壇。縱橫一世。據弟子看來。都是欺假借。要做真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交盡天下奇士。遊盡天下名山。然後退藏一室。著書立言。傳于後世。聿而掛名兩榜也。替朝廷做些事業。萬一文福不齊。老于牖下。

亦不失為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語二句。道要做世間第十個才子。和尚道。這是第一句了。那第二句呢。未央生道。待閑口。又復吞聲。不好說出的意思。和尚道。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講。待貧僧替說了罷。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和尚道。貧僧若說不着。情願受罰。只是說着了。居士不要假推。不是未央生道。師父若說得着。不但是菩薩。又是神仙了。豈敢道辭推託。和尚不懂。不忙道。是要天下第一佳。人。未央生聽了。不覺目瞪口呆。定了半晌。方纔答道。師父真異人也。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師父竟像聽



現的一般。一口就着了。和尙道：豈不聞人間私語，天  
聞若雷乎？未央生道：論起理來，情慾之言，本不該對師  
父講。今師父既猜着弟子不敢瞞師父說，弟子道心尚  
淺，慾念方深。從古以來，佳人才子四個字，再分不開有  
了才子，定談有佳人作對。有了佳人，定談有才子成雙。  
今弟子的才華，且不必說，就是相貌也不差。時常引鏡  
自照，就是潘安衛玠。生在今時，弟子也不肯多讓。天既  
生我為才子，豈不生一個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沒有  
佳人則已，倘或有之，求佳耦者，非弟子而誰？故以弟子  
年過二十，尚未定親，是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待弟子

回本覓着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繼宗祧。那時良  
願已酬，無復他想。不但自己回頭，亦將勸化室人，同登  
彼岸。師父以為何如？和高聽了，冷笑道：「這等看來，居士  
的念頭一毫不差，只是生人造物的天公，有些不是。若  
把一副醜陋形骸，付與居士，居士具一雙不昧之靈，或  
者能歸于正果，所以古來之人常有癩疾癩症，手折足  
跛，因受天刑而成仙。仙人也就是這種道理。居士只因  
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縱了些，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幼少  
之時，惟恐損傷皮肉，惱壞性情，不忍打他一下，罵他一  
句。兒子大來，只說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養就



的。所以任意妄為，非作歹犯下罪來，受官府之鞭笞，遭朝廷之刑戮，方恨父母驕縱太過，致有今日。這副細皮肉，驕傲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貌，是第一個才子，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無論佳人可得不可得，就使得了一位，只恐這位佳人額角上，不曾註寫第一的兩個字。若再見了強似他的，又要翻轉來那好的。這一位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不肯輕易嫁人，要等第一個才子，居士還好娶來作妾，萬一有了良人居士，何以處之。若千方萬計，必要求遂所願，則種種墮地獄之事，從此出矣。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上天堂乎。若

甘心墮地獄。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還要上天堂，請收拾了，一念跟貧僧出家，未央生道師父說，天堂地獄四個字，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禪的道理，不過是要自悟，本末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了。豈真有天堂可上乎。即使有些風流罪過，亦不過玷辱名教而已。豈真有地獄可墮乎。和尚道為善者，上天堂作惡者，墮地獄。果然是套話。只是你們讀書人，事俱可脫套，惟有修身立行之事，一毫也脫不得。無論天堂地獄，明不不爽，即使沒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為向善之階，即使沒有地獄，不可不以地獄為作惡之戒。你



既厭聞套話。我今不說將來的陰報。只說現在的陽報。少不得又是套話。古語有云。我不為人妻。人不為我婦。這兩句。是極平常的套話。只是世上貪淫之人。不曾有一個脫得套去。淫人妻女。妻女亦為人取淫。若要脫套。除非不為淫。則已。若要為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着。居士還是要脫套手。要入套手。若要入套。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要脫套。請收拈了妄念。跟貧僧出家。未央生道。師父所言。講得極透徹。只是為愚蒙者說。法不得。不講個盡情。使他聽得毛骨悚然。終知警戒。若對我輩說。恐理亦未必如此。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怒。不

淫必報者。雖多。為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換家逐戶。去訪緝。為淫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褻矣。總之。循環之道。報施天理。大概不爽。為不喜者。不可不知造。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何必如此。那柱和尚道。照居士這等說來。世上的為淫。亦有不報的麼。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或者居士忠厚。略有使人漏網處。據貧僧看來。淫人妻女。而不報者。古今並沒有一個。書史所載。俗口相傳者。盈千累萬。居上請試思之。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少。



內中還有妻瞞其夫。夫瞞其夫。連自家也不知道。還說  
蒼海之報。必無此事。直到蓋棺之後。方信古語不誣。到  
那時節。這句了悟的話。又對人說不出了。無論女子的  
妻女。總以妻女償人。滿債。只蒼海之念一動。以時妻女  
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忘念了。譬如自家的妻女  
生得醜陋。夜間與他交媾。不十分起興。心上想着。日間  
所見的標致女子。把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知以  
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男  
子。把丈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以此等事人。有之。雖無  
損于冰霜之操。頗有傷于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淫之報

也。攀心動念尚且如此。何況身入其室。體壓其層。而鬼  
神不見。造物不嗔。使其妻子為全節之婦。子貧僧。以言  
却不是套話。居士以為然否。未央生道極講得入理。只  
是還要請問師父。有妻女者。淫了人的妻女。還有妻女  
相報。倘若無妻女者。淫了人的妻女。把甚麼去還債。這  
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去了。還有一說。一人之妻女有  
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譬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一兩  
個兒女。却淫了天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  
本少利多了。天公將何以處之。和尚聽了。知他大塊頑  
石。推移不動的人。就對他道。居士談鋒甚利。貧僧就不



敢當只是這種道理。口說無憑。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居士請自待。娶了佳人之後。從肉蒲團上。泰悟出來。方得實際。貧僧觀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登岸造極之資。實不忍捨。萬一到豁然大悟之後。還要來見貧僧。商量歸路。貧僧從明日起。終朝拭目而待。說罷。取出箋紙。提起筆來。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請拋皮布袋。本坐肉蒲團。須及生時悔。

休嗟已蓋棺。

和尚寫完。遞與未央生。道粗笨頭陀。不識忌諱。偈語雖然太激實。出一片婆心。屈居士留之。以為後日之驗。說

完。立起身來。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見絕。又重。他是個高僧。不敢悻悻。而本只得低頭陪罪道。弟子賦性愚頑。不受教誨。望師父海涵。他日重來。尚祈收納。說罷。依舊拜了四拜。和尚也一般回禮。送他出門。分別而本。那和尚的出處。言之已盡。後面只說未央生迷戀女色之事。不復容叙。孤峰。要知孤峰結果。到末回始見。評曰。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峰乃末脚也。他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峰作過客。以獨首叙孤峰極其詳悉。使觀者疑孤峰後來或有流行。誰料却又不然。直到打坐泰禪。終露出正意。果使



人捉摸不定。以此從來小說之變體。乃作者開畫窠  
臼處。即使他人用此。必至題旨錯亂。頭緒紛然。  
使觀者不辨誰賓誰主。以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  
入題處。俱自了然。末後數語。又提清線。遠不復難  
為觀者真老手也。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婿

端莊女情秘輕薄郎

却說未央生別了孤峯。一路唧唧農農的。埋怨道。好沒  
來頭。我二十多歲的人。一朵鮮花。總開就要教人削髮  
修行。去尋苦吃。世上那有這樣不情的人。我今日見他

不過因他是由名士出家。胸中必有別樣見解。要領略  
他禪机。好助我的文思。誰想竟受他許多怠慢。又做一  
首烏龜偈。贈我。教我怎當得起。我一個昂藏的丈夫。若  
做了官。還要治天下。管萬民。難道自家妻子。就管不下  
我。今遇着好婦人。偏不肯當面錯過。畧做幾樁風流罪  
犯。把自家閨門嚴謹。看有個男子。來討得債。況且有  
婦人嫁我。這樣標致丈夫。就有別個男子。引誘他。只怕  
也看不上眼。那失節之事。料定是沒有的。他方纔那一  
首偈。論理就該扯碎了去。還他。只是後來相見。要塞他  
毒口。沒有憑據。我且留在身邊。看他後來見了。悔過不



悔過思量已定。就將偈語折好。藏在衣帶中。回到家裡。分付幾個伴當。各路去傳諭媒婆。要尋世間第一佳。人。他原是個閨閣之家。又兼才貌雙全。那一個男子。不願得他為婿。那一個婦人。不願得他為夫。自從傳諭之後。日有幾個媒婆尋他。說親。小戶人家。任憑他上門。去相。若是大戶人家。要顧體面。或約在寺院中。或訂在荒郊外。兩下相逢。以有心救作無意。相得分明。惹了。多少婦人。回心害相思。他却個個都看不上。眼有個媒婆對。他道。這等看來。別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對頭。只有鐵扉道人的。姐名。叫玉香。總配得上。只是他父親多。

怪。定不肯使人相。你又定要相。這事又是做不來的了。未央生道。他為何叫做鐵扉道人。你為何見得他小姐。標致。既然標致為何。不肯使人相。媒婆道。這老者是有名的宿儒。做人孤介。家中有田有地。無求于人。生平沒有一個朋友。獨自一個在家讀書。隨你甚麼人。去敲門。他只是不開。有一個貴客。慕他的名。走去訪他。敲了半日。門莫說不開。連答應也不答應。那貴客沒奈何。題詩一首。寫在門上。而本中間有兩句道。  
但知高士蓬為戶。誰料先生鐵為扉。  
他後來見了。詩句道。鐵扉。兩字道得不錯。他就把做別。



號。叫<sub>レ</sub>做<sub>レ</sub>鐵扉道人。生平沒有<sub>レ</sub>兒子。止得<sub>レ</sub>一<sub>レ</sub>女。生得如花  
 似<sub>レ</sub>玉。無人<sub>レ</sub>可比。又且讀<sub>レ</sub>了<sub>レ</sub>一<sub>レ</sub>肚書。都是<sub>レ</sub>父親<sub>レ</sub>所教。凡詩  
 詞歌賦。皆做得<sub>レ</sub>出。他家的<sub>レ</sub>閨門<sub>レ</sub>嚴謹。又不走<sub>レ</sub>去<sub>レ</sub>燒香。又  
 不出<sub>レ</sub>來<sub>レ</sub>看<sub>レ</sub>會<sub>レ</sub>長<sub>レ</sub>了<sub>レ</sub>一<sub>レ</sub>十六歲。不曾<sub>レ</sub>出<sub>レ</sub>頭<sub>レ</sub>露<sub>レ</sub>面。至于<sub>レ</sub>三姑  
 六婆。飛不<sub>レ</sub>進<sub>レ</sub>門。因<sub>レ</sub>昨日<sub>レ</sub>那<sub>レ</sub>老者<sub>レ</sub>立<sub>レ</sub>在<sub>レ</sub>門<sub>レ</sub>前<sub>レ</sub>見<sub>レ</sub>我<sub>レ</sub>走<sub>レ</sub>過<sub>レ</sub>叫  
 住<sub>レ</sub>問<sub>レ</sub>道。你<sub>レ</sub>莫非<sub>レ</sub>是<sub>レ</sub>做<sub>レ</sub>媒<sub>レ</sub>的<sub>レ</sub>麼。我<sub>レ</sub>答<sub>レ</sub>道。正是<sub>レ</sub>他<sub>レ</sub>就<sub>レ</sub>引<sub>レ</sub>我<sub>レ</sub>到  
 家<sub>レ</sub>中<sub>レ</sub>。指<sub>レ</sub>着<sub>レ</sub>女<sub>レ</sub>兒<sub>レ</sub>對<sub>レ</sub>我<sub>レ</sub>道。這<sub>レ</sub>是<sub>レ</sub>我<sub>レ</sub>的<sub>レ</sub>小<sub>レ</sub>姐<sub>レ</sub>。要<sub>レ</sub>招<sub>レ</sub>個<sub>レ</sub>像<sub>レ</sub>樣<sub>レ</sub>的  
 女<sub>レ</sub>婿<sub>レ</sub>。當<sub>レ</sub>兒<sub>レ</sub>子<sub>レ</sub>養<sub>レ</sub>老<sub>レ</sub>。你<sub>レ</sub>可<sub>レ</sub>留<sub>レ</sub>心<sub>レ</sub>替<sub>レ</sub>我<sub>レ</sub>訪<sub>レ</sub>擇<sub>レ</sub>。我<sub>レ</sub>就<sub>レ</sub>把<sub>レ</sub>相<sub>レ</sub>公<sub>レ</sub>說  
 上<sub>レ</sub>。他<sub>レ</sub>道。我<sub>レ</sub>也<sub>レ</sub>聞<sub>レ</sub>得<sub>レ</sub>他<sub>レ</sub>的<sub>レ</sub>才<sub>レ</sub>名<sub>レ</sub>。但<sub>レ</sub>不<sub>レ</sub>知<sub>レ</sub>德<sub>レ</sub>行<sub>レ</sub>何<sub>レ</sub>如<sub>レ</sub>。我<sub>レ</sub>又<sub>レ</sub>道  
 相<sub>レ</sub>公<sub>レ</sub>少<sub>レ</sub>年<sub>レ</sub>老<sub>レ</sub>成<sub>レ</sub>。毫<sub>レ</sub>無<sub>レ</sub>破<sub>レ</sub>綻<sub>レ</sub>。只<sub>レ</sub>是<sub>レ</sub>一<sub>レ</sub>件<sub>レ</sub>。他<sub>レ</sub>要<sub>レ</sub>親<sub>レ</sub>眼<sub>レ</sub>相<sub>レ</sub>一<sub>レ</sub>相<sub>レ</sub>。

總<sub>レ</sub>肯<sub>レ</sub>下<sub>レ</sub>聘<sub>レ</sub>。他<sub>レ</sub>聽<sub>レ</sub>得<sub>レ</sub>這<sub>レ</sub>句<sub>レ</sub>話<sub>レ</sub>。就<sub>レ</sub>放<sub>レ</sub>下<sub>レ</sub>臉<sub>レ</sub>道<sub>レ</sub>。胡<sub>レ</sub>說<sub>レ</sub>。只<sub>レ</sub>有<sub>レ</sub>揚<sub>レ</sub>州  
 人<sub>レ</sub>家<sub>レ</sub>養<sub>レ</sub>的<sub>レ</sub>瘦<sub>レ</sub>馬<sub>レ</sub>。肯<sub>レ</sub>與<sub>レ</sub>人<sub>レ</sub>相<sub>レ</sub>。那<sub>レ</sub>有<sub>レ</sub>正<sub>レ</sub>經<sub>レ</sub>。女<sub>レ</sub>兒<sub>レ</sub>許<sub>レ</sub>男<sub>レ</sub>子<sub>レ</sub>見<sub>レ</sub>面<sub>レ</sub>  
 之<sub>レ</sub>理<sub>レ</sub>。我<sub>レ</sub>見<sub>レ</sub>他<sub>レ</sub>說<sub>レ</sub>了<sub>レ</sub>這<sub>レ</sub>話<sub>レ</sub>。不<sub>レ</sub>好<sub>レ</sub>再<sub>レ</sub>講<sub>レ</sub>。竟<sub>レ</sub>自<sub>レ</sub>出<sub>レ</sub>來<sub>レ</sub>。故<sub>レ</sub>此<sub>レ</sub>知<sub>レ</sub>道<sub>レ</sub>。  
 這<sub>レ</sub>頭<sub>レ</sub>親<sub>レ</sub>事<sub>レ</sub>定<sub>レ</sub>做<sub>レ</sub>不<sub>レ</sub>成<sub>レ</sub>。未<sub>レ</sub>央<sub>レ</sub>生<sub>レ</sub>聞<sub>レ</sub>言<sub>レ</sub>。心<sub>レ</sub>中<sub>レ</sub>暗<sub>レ</sub>想<sub>レ</sub>道<sub>レ</sub>。我<sub>レ</sub>如<sub>レ</sub>今  
 上<sub>レ</sub>無<sub>レ</sub>父<sub>レ</sub>母<sub>レ</sub>。下<sub>レ</sub>無<sub>レ</sub>兄<sub>レ</sub>弟<sub>レ</sub>。明<sub>レ</sub>日<sub>レ</sub>娶<sub>レ</sub>了<sub>レ</sub>妻<sub>レ</sub>。心<sub>レ</sub>性<sub>レ</sub>那<sub>レ</sub>一<sub>レ</sub>個<sub>レ</sub>拘<sub>レ</sub>管<sub>レ</sub>。就  
 是<sub>レ</sub>自<sub>レ</sub>己<sub>レ</sub>行<sub>レ</sub>監<sub>レ</sub>坐<sub>レ</sub>守<sub>レ</sub>難<sub>レ</sub>道<sub>レ</sub>。沒<sub>レ</sub>有<sub>レ</sub>出<sub>レ</sub>門<sub>レ</sub>的<sub>レ</sub>時<sub>レ</sub>節<sub>レ</sub>。這<sub>レ</sub>老<sub>レ</sub>兒<sub>レ</sub>的<sub>レ</sub>古  
 板<sub>レ</sub>如<sub>レ</sub>此<sub>レ</sub>。我<sub>レ</sub>若<sub>レ</sub>贅<sub>レ</sub>在<sub>レ</sub>他<sub>レ</sub>家<sub>レ</sub>。不<sub>レ</sub>消<sub>レ</sub>我<sub>レ</sub>本<sub>レ</sub>提<sub>レ</sub>防<sub>レ</sub>。他<sub>レ</sub>自<sub>レ</sub>家<sub>レ</sub>的<sub>レ</sub>兒<sub>レ</sub>女<sub>レ</sub>。  
 自<sub>レ</sub>然<sub>レ</sub>會<sub>レ</sub>照<sub>レ</sub>管<sub>レ</sub>。我<sub>レ</sub>就<sub>レ</sub>出<sub>レ</sub>門<sub>レ</sub>。一<sub>レ</sub>世<sub>レ</sub>也<sub>レ</sub>不<sub>レ</sub>妨<sub>レ</sub>事<sub>レ</sub>。只<sub>レ</sub>是<sub>レ</sub>不<sub>レ</sub>得<sub>レ</sub>相<sub>レ</sub>一  
 相<sub>レ</sub>。究<sub>レ</sub>竟<sub>レ</sub>不<sub>レ</sub>放<sub>レ</sub>心<sub>レ</sub>。媒<sub>レ</sub>人<sub>レ</sub>的<sub>レ</sub>口<sub>レ</sub>。那<sub>レ</sub>裡<sub>レ</sub>信<sub>レ</sub>得<sub>レ</sub>就<sub>レ</sub>對<sub>レ</sub>他<sub>レ</sub>道<sub>レ</sub>。照<sub>レ</sub>你<sub>レ</sub>說  
 來<sub>レ</sub>。親<sub>レ</sub>事<sub>レ</sub>是<sub>レ</sub>極<sub>レ</sub>好<sub>レ</sub>的<sub>レ</sub>。畢<sub>レ</sub>竟<sub>レ</sub>求<sub>レ</sub>你<sub>レ</sub>設<sub>レ</sub>個<sub>レ</sub>添<sub>レ</sub>子<sub>レ</sub>。使<sub>レ</sub>我<sub>レ</sub>窺<sub>レ</sub>見<sub>レ</sub>些<sub>レ</sub>影



响。只要大段不差也。就罷了。媒婆道。這個斷不能。你若不信。只好去求籤問數卜之于神。說做就做。不該做就罷。未央生道也。說得是我有個朋友。請仙判事。極其靈驗。待我請他來判斷過了。然後再你的話。媒人答應而太。次日未央生齊戒沐浴。把請仙的朋友。延至家中。焚香稽首。低聲祝道。弟子不為別事。止因鐵扉道人之女名喚玉香。聞得他姿容絕世。要娶為妻。但屬耳聞。未曾目擊。所以請問于大仙。果姿容絕世。弟子就與他聯姻。稍不然。即行謝絕。伏望大仙明白指示。勿為模糊之言。使弟子參詳不出。祝完。又拜四拜起來。扶住仙藥。聽

其揮寫果然寫出一首詩道。

紅粉叢中第一人。不須疑鬼復疑神。

只愁艷冶將漁誨。邪正關頭好問津。

右其一

未央生見了這一首。心上思量道。這等看來姿色是好的了。只是後一句。明白說他冶容誨漁。難道這女子已被人破了瓜。本不成詩。後既有其一二字。畢竟還有一首。且看後作何如。只見仙藥停了一會。又寫出四句道。婦女貞淫挽不差。但須男子善齊家。閉門不使青蠅入。何處飛來玉上瑕。



右其二

回道人題

未央生見了，回道人三字，知是呂純陽的別號，心上大喜道：「此公子酒色二字，極是在行。他說好，畢竟是好的了。後面一首是冰，我心中之疑，不通要我提防的意思。我想這古板文人替我拘管，料然無事。後二句明說他鐵扉之中，無人鑽得進的意思，不必再疑惑了。就望空拜謝了。純陽叫人喚媒婆來，分付說仙詩，判得甚好。如今不消去相，你竟去說親罷了。媒人甚喜，走到鐵扉道人家，把未央生求親的意思述了一遍。道人道：「他起先要親眼相親，就是個重色不重德的人了。輕薄可知。」

我要招個有品行的女婿，不要這等務外之人。那媒婆要趁媒錢，只得把巧話回覆道：「他要相的意思，不是為色，只怕攀止輕挑，沒有福相。後來做不得夫人。如今訪得府上的閨訓甚嚴，小姐的閨德又備，故坎心安意肯特地央我來求親。道人見他說得近理，就許了親約。定吉日過門完姻。未央生雖聽了媒人的話，信了仙詩之言，只因不曾相得，到底狐疑。直到成親之夜，拜堂已畢，同入綉房，定睛細看，方纔歡喜。怎見得新人的好處，有新詞一首為証。」

人窈窕，渾身滿面都堆俏。都堆俏，愁容可掬，顰眉難



效。還愁不是新人，料腰肢九細如何抱，如何抱。柔如無骨，將又驚靠。

右調憶秦娥

怎見得新郎與新人，成親的樂處。也有新詞一首，為証。星眸合處，羞即盼枕上桃花歌，兩瓣多方欲閉，口脂香却被舌攻唇已綻。嬌啼歇處，情何限，酥胸已透。風流汗，睜開四目，互相看兩心熱，似紅爐炭。

右調玉樓春

却說王香小姐，姿容雖然無雙，風情未免不足。還有一二分不中丈夫的意，只因平日父訓既嚴，母儀又肅，耳不聞淫聲，目不睹邪色，所讀之書，不是烈女傳，就是女

孝經，所說的話，都與未央生心事相反。至于舉止，不免有乃父之風。丈夫替他取個混名，叫做女道學。對他說一句調情的話，就滿面通紅，走了開去。未央生極喜，日間幹事，好看陰物，以助淫興。有幾次扯他脫褲，他就大喊起來，却像強姦他的一般。只得罷了。夜間幹事，雖然承當都是無可奈何的光景，典見行房的套數，只好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標新取異。要做隔山取火，就說犯了背夫之嫌，要做倒澆蠟燭，又說倒了夫綱之體，要搭他兩脚上肩也。費許多氣力，至于快活之時，不肯叫死，叫活助男子的軍威，就喚他心肝命肉，竟像啞婦一般。不



程當  
作趙

肯<sub>レ</sub>答<sub>レ</sub>應<sub>レ</sub>。未央生見<sub>レ</sub>他<sub>レ</sub>沒<sub>レ</sub>有<sub>レ</sub>一毫生動之趣<sub>レ</sub>。甚以<sub>レ</sub>為<sub>レ</sub>苦<sub>レ</sub>。我  
今<sub>レ</sub>只<sub>レ</sub>得<sub>レ</sub>用<sub>レ</sub>些<sub>レ</sub>淘<sub>レ</sub>養<sub>レ</sub>的<sub>レ</sub>工夫<sub>レ</sub>。變化<sub>レ</sub>他<sub>レ</sub>出<sub>レ</sub>來<sub>レ</sub>。明日就<sub>レ</sub>書<sub>レ</sub>畫<sub>レ</sub>鋪  
中<sub>レ</sub>買<sub>レ</sub>一副<sub>レ</sub>絕<sub>レ</sub>巧<sub>レ</sub>的<sub>レ</sub>春<sub>レ</sub>宮<sub>レ</sub>冊<sub>レ</sub>子<sub>レ</sub>。是<sub>レ</sub>學<sub>レ</sub>士<sub>レ</sub>趙<sub>レ</sub>子<sub>レ</sub>昂<sub>レ</sub>的<sub>レ</sub>手<sub>レ</sub>筆<sub>レ</sub>。共  
有<sub>レ</sub>三<sub>レ</sub>十<sub>レ</sub>六<sub>レ</sub>幅<sub>レ</sub>。取<sub>レ</sub>唐<sub>レ</sub>詩<sub>レ</sub>上<sub>レ</sub>三<sub>レ</sub>十<sub>レ</sub>六<sub>レ</sub>宮<sub>レ</sub>。都<sub>レ</sub>是<sub>レ</sub>春<sub>レ</sub>的<sub>レ</sub>意<sub>レ</sub>思<sub>レ</sub>。拿<sub>レ</sub>回<sub>レ</sub>  
去<sub>レ</sub>。典<sub>レ</sub>玉<sub>レ</sub>香<sub>レ</sub>小<sub>レ</sub>姐<sub>レ</sub>一<sub>レ</sub>同<sub>レ</sub>翻<sub>レ</sub>閱<sub>レ</sub>。可<sub>レ</sub>見<sub>レ</sub>男<sub>レ</sub>女<sub>レ</sub>交<sub>レ</sub>媾<sub>レ</sub>這<sub>レ</sub>些<sub>レ</sub>套<sub>レ</sub>數<sub>レ</sub>。不  
是<sub>レ</sub>我<sub>レ</sub>創<sub>レ</sub>造<sub>レ</sub>出<sub>レ</sub>來<sub>レ</sub>古<sub>レ</sub>之<sub>レ</sub>人<sub>レ</sub>先<sub>レ</sub>有<sub>レ</sub>行<sub>レ</sub>之<sub>レ</sub>者<sub>レ</sub>。現<sub>レ</sub>有<sub>レ</sub>程<sub>レ</sub>文<sub>レ</sub>墨<sub>レ</sub>卷<sub>レ</sub>。在  
此<sub>レ</sub>。取<sub>レ</sub>來<sub>レ</sub>証<sub>レ</sub>驗<sub>レ</sub>。起<sub>レ</sub>初<sub>レ</sub>拿<sub>レ</sub>到<sub>レ</sub>之<sub>レ</sub>時<sub>レ</sub>。玉<sub>レ</sub>香<sub>レ</sub>不<sub>レ</sub>知<sub>レ</sub>裡<sub>レ</sub>面<sub>レ</sub>是<sub>レ</sub>甚<sub>レ</sub>麼<sub>レ</sub>。冊  
接<sub>レ</sub>到<sub>レ</sub>手<sub>レ</sub>中<sub>レ</sub>。揭<sub>レ</sub>開<sub>レ</sub>細<sub>レ</sub>看<sub>レ</sub>。只<sub>レ</sub>見<sub>レ</sub>開<sub>レ</sub>卷<sub>レ</sub>兩<sub>レ</sub>頁<sub>レ</sub>。寫<sub>レ</sub>着<sub>レ</sub>漢<sub>レ</sub>宮<sub>レ</sub>遺<sub>レ</sub>照<sub>レ</sub>四  
個<sub>レ</sub>大<sub>レ</sub>字<sub>レ</sub>。玉<sub>レ</sub>香<sub>レ</sub>想<sub>レ</sub>漢<sub>レ</sub>宮<sub>レ</sub>之<sub>レ</sub>中<sub>レ</sub>。有<sub>レ</sub>許<sub>レ</sub>多<sub>レ</sub>賢<sub>レ</sub>妃<sub>レ</sub>淑<sub>レ</sub>媛<sub>レ</sub>。一<sub>レ</sub>定<sub>レ</sub>是<sub>レ</sub>些<sub>レ</sub>  
遺<sub>レ</sub>像<sub>レ</sub>。且<sub>レ</sub>看<sub>レ</sub>是<sub>レ</sub>怎<sub>レ</sub>生<sub>レ</sub>相<sub>レ</sub>貌<sub>レ</sub>。及<sub>レ</sub>至<sub>レ</sub>揭<sub>レ</sub>到<sub>レ</sub>第<sub>レ</sub>三<sub>レ</sub>頁<sub>レ</sub>。只<sub>レ</sub>見<sub>レ</sub>一<sub>レ</sub>個<sub>レ</sub>男

子<sub>レ</sub>。接<sub>レ</sub>着<sub>レ</sub>一<sub>レ</sub>個<sub>レ</sub>婦<sub>レ</sub>人<sub>レ</sub>。精<sub>レ</sub>赤<sub>レ</sub>條<sub>レ</sub>。在<sub>レ</sub>假<sub>レ</sub>山<sub>レ</sub>石<sub>レ</sub>上<sub>レ</sub>。幹<sub>レ</sub>事<sub>レ</sub>。就<sub>レ</sub>不<sub>レ</sub>覺  
面<sub>レ</sub>紅<sub>レ</sub>發<sub>レ</sub>起<sub>レ</sub>性<sub>レ</sub>來<sub>レ</sub>。道<sub>レ</sub>這<sub>レ</sub>等<sub>レ</sub>不<sub>レ</sub>祥<sub>レ</sub>之<sub>レ</sub>物<sub>レ</sub>。是<sub>レ</sub>從<sub>レ</sub>那<sub>レ</sub>裡<sub>レ</sub>取<sub>レ</sub>來<sub>レ</sub>的<sub>レ</sub>。玷  
污<sub>レ</sub>閨<sub>レ</sub>閫<sub>レ</sub>快<sub>レ</sub>叫<sub>レ</sub>了<sub>レ</sub>鬢<sub>レ</sub>拿<sub>レ</sub>去<sub>レ</sub>燒<sub>レ</sub>了<sub>レ</sub>。未央生一<sub>レ</sub>把<sub>レ</sub>扯<sub>レ</sub>住<sub>レ</sub>道<sub>レ</sub>這<sub>レ</sub>是  
一<sub>レ</sub>件<sub>レ</sub>古<sub>レ</sub>董<sub>レ</sub>價<sub>レ</sub>值<sub>レ</sub>百<sub>レ</sub>金<sub>レ</sub>。我<sub>レ</sub>問<sub>レ</sub>朋<sub>レ</sub>友<sub>レ</sub>借<sub>レ</sub>來<sub>レ</sub>看<sub>レ</sub>的<sub>レ</sub>。你<sub>レ</sub>若<sub>レ</sub>賠<sub>レ</sub>得<sub>レ</sub>百  
金<sub>レ</sub>起<sub>レ</sub>。只<sub>レ</sub>管<sub>レ</sub>拿<sub>レ</sub>去<sub>レ</sub>燒<sub>レ</sub>。若<sub>レ</sub>賠<sub>レ</sub>不<sub>レ</sub>起<sub>レ</sub>好<sub>レ</sub>。放<sub>レ</sub>在<sub>レ</sub>這<sub>レ</sub>邊<sub>レ</sub>。待<sub>レ</sub>我<sub>レ</sub>把<sub>レ</sub>坑  
一<sub>レ</sub>兩<sub>レ</sub>日<sub>レ</sub>拿<sub>レ</sub>去<sub>レ</sub>還<sub>レ</sub>他<sub>レ</sub>。玉<sub>レ</sub>香<sub>レ</sub>道<sub>レ</sub>這<sub>レ</sub>樣<sub>レ</sub>沒<sub>レ</sub>正<sub>レ</sub>經<sub>レ</sub>的<sub>レ</sub>東<sub>レ</sub>西<sub>レ</sub>。看<sub>レ</sub>他<sub>レ</sub>何  
用<sub>レ</sub>。未<sub>レ</sub>央<sub>レ</sub>生<sub>レ</sub>道<sub>レ</sub>若<sub>レ</sub>是<sub>レ</sub>沒<sub>レ</sub>正<sub>レ</sub>經<sub>レ</sub>的<sub>レ</sub>事<sub>レ</sub>。那<sub>レ</sub>畫<sub>レ</sub>工<sub>レ</sub>不<sub>レ</sub>去<sub>レ</sub>畫<sub>レ</sub>他<sub>レ</sub>。那<sub>レ</sub>枚  
藏<sub>レ</sub>的<sub>レ</sub>人<sub>レ</sub>也<sub>レ</sub>不<sub>レ</sub>肯<sub>レ</sub>出<sub>レ</sub>重<sub>レ</sub>價<sub>レ</sub>去<sub>レ</sub>買<sub>レ</sub>他<sub>レ</sub>了<sub>レ</sub>。六<sub>レ</sub>因<sub>レ</sub>是<sub>レ</sub>開<sub>レ</sub>天<sub>レ</sub>闢<sub>レ</sub>地<sub>レ</sub>以  
來<sub>レ</sub>。第<sub>レ</sub>一<sub>レ</sub>件<sub>レ</sub>正<sub>レ</sub>經<sub>レ</sub>事<sub>レ</sub>。所<sub>レ</sub>以<sub>レ</sub>文<sub>レ</sub>人<sub>レ</sub>墨<sub>レ</sub>士<sub>レ</sub>。拿<sub>レ</sub>來<sub>レ</sub>繪<sub>レ</sub>以<sub>レ</sub>丹<sub>レ</sub>青<sub>レ</sub>裱<sub>レ</sub>以<sub>レ</sub>  
綾<sub>レ</sub>絹<sub>レ</sub>賣<sub>レ</sub>于<sub>レ</sub>書<sub>レ</sub>畫<sub>レ</sub>之<sub>レ</sub>肆<sub>レ</sub>。藏<sub>レ</sub>于<sub>レ</sub>翰<sub>レ</sub>墨<sub>レ</sub>之<sub>レ</sub>林<sub>レ</sub>。使<sub>レ</sub>後<sub>レ</sub>來<sub>レ</sub>的<sub>レ</sub>人<sub>レ</sub>知<sub>レ</sub>所<sub>レ</sub>。



取法不然陰陽交感之理漸淪沒將來必致夫棄其妻之背其夫生之道盡絕直弄到人無焦類而後止我今日借來不但自己翻閱也要使娘子知道這種道理總好受胎懷孕生男育女小致為道學令尊所悞使我夫妻後來沒有結果的意思娘子怎麼發起惱來玉香道我未信這件勾當是正經事若是正經事當初立法的古人何不教人明白在日間對着人做為何在更深夜靜之時瞞了衆人就像做賊一般總行這件勾當即此觀之可見不是正經事未央生笑道這等說來怪不得娘子都是你令尊不是把你關在家中沒有在

行的女伴對汝說風情所以孤陋寡聞不曉人事你想世上的夫妻那一對不在日裡去幹事那幹事不是明公平氣使人知道的若還夫妻日裡不行房這畫之人怎麼曉得這些套數怎麼描寫得這樣入神使人一看就動興起來玉香道這等我家父母為甚麼不在日間做事未央生道請問娘子怎見得令尊令堂不在日間做事玉香道他們若做事我畢竟撞着為何生長一十六歲並不曾撞着一次莫說眼睛不曾看見就是耳朵也不曾聽見未央生笑道好懵懂婦人這搭事只是兒女看見不得聽見不得除了兒女其餘丫鬟使婢



那一個不看見。那一個不聽見。他們要做事，畢竟曉你不在面前，把門閉了，然後上場。若被你看見，就怕引動着心，思想男子生出鬱病來。故此瞞着你做。玉香想了一會道：他們日裡也常關門睡覺，或者是幹外事，也不可。只是羞人答答的，你看我，我看你，如何做得出來。未央生道：日裡行房，比夜間的快活更加十倍。其間妙處正在我看你，你看我，總覺得動興。世間只有兩種夫妻，不可在日間幹事。除了兩種夫妻，斷不可不在日間幹事。玉香道：那兩種夫妻，未央生道：醜陋丈夫標致，妻子標致，丈夫標致，妻子標致，一種也。醜陋妻子標致，丈夫又一種也。玉香道：為

何這兩種人。日間做不得事。未央生道：做這事全要你愛我，愛你精神血脈。彼此相交，方纔會快活。若是妻子生得肌膚雪白，又嬌又嫩，就像美玉琢成的一般。丈夫把他衣脫了，摟在懷中。一面看，一面幹，自然興高十倍。那陽物不覺又堅又硬，又粗又大了，是女子看見男人，就像鬼怪一般。身上皮肉又黑又粗，穿了衣服還不覺。此時脫了，醜態盡露，掩飾不來。况其雪白肌膚相映，八分醜陋，就覺有十二分。妻子看了，豈不憎嫌。心上既然憎嫌，就要形于詞色。男子看見，不知不覺堅硬的也軟了，粗大的也細了。快活事不曾做得，反討一場沒



趣。不如在夜裡行房。還可以用我拙。這是標致妻子。與醜  
陋丈夫幹事的樣子。那標致丈夫。與醜陋妻子。行房的情  
情。醉也與妓一般。不消再講。若是我和你。這樣夫妻。白  
對白。紅對紅。嬌嫩對嬌嫩。若不在日間取樂。顯一頭肌  
膚。終日鑽在被窩裡。面暗中摸索。可不埋沒了一生。與  
醜陋夫妻何擇。娘子不信。我和你。試一試。看比夜間的  
滋味何如。玉香到妓處。不覺有些醒悟。口裡雖然不肯  
心上却要順從。但覺兩腮微紅。臉容已露。未央生暗想。  
他有些意思來了。本要下手。只是此女慾心初動。飢渴  
未深。若就與他做事。譬如饒漢。見了飲食。信口直吞不

知。咀嚼。究竟沒有美處。我且熬他。一熬。然後同他上場。  
就扯一把太師交椅。自己坐了。扯他坐在懷中。揭開春  
宮冊子。一幅一幅指與他看。那副冊子。與別的春意不  
同。每一幅上。前半頁是春宮。後半頁是題跋。那題跋的  
話。前幾句是解釋。畫上的情形。後幾句是贊畫工的好  
處。未央生教他存想。裡面神情。將來總好摹倣。就逐句  
念與他聽道。

第一幅乃縱蝶尋芳之勢

跋云。女子坐太湖石上。兩足分開。男子以玉塵投入  
陰中。左掏右摸。以探花心。妓時男子婦人俱在入手。



之初未逢佳境故眉眼開張與尋常面目不甚相遠也。

第二幅乃教蜂釀蜜之勢

跋云女子仰臥錦褥之上兩手着實兩股懸空以迎玉塵使男子識花心所在不致妄投以時女子的神情近于飢渴男子的面目似乎張惶使觀者代為着急乃化工作惡處也

第三幅乃迷鳥歸林之勢

跋云女子款眠綉牀之上雙足朝天以兩手扳住男人兩股住下直樁似下佳境已入能恐復迷兩下正

在用工之時精神勃真有筆飛墨舞之妙也。

第四幅乃餓馬奔槽之勢

跋云女子正眠榻上兩手纏抱男子有如束縛之形男子以肩取他雙足玉塵盡入陰中不得纖毫餘地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將去未去之時眼半閉而尚睜舌將吞而復吐兩種面目一樣神情真化工之筆也

第五幅乃雙龍鬪倦之勢

跋云婦人之頭款于枕側兩手貼伏其軟如綿男子之頭又款于婦人頸側渾身貼伏亦軟如綿乃已去之後香魂欲去好夢將來動極近靜之狀但婦人雙



足未下。尚在男子肩臂之間。猶有一線生動之意。不然竟像一對已斃之人。使觀者悟其妙境。有同棺中穴之思也。

玉香看到此處。不覺騷興大發。未央生又翻過一頁。正要指與他看。玉香就把冊子一推。立起身來。道甚麼好書。看得人不自在起來。你自己看。我要去睡了。未央生道。還有好光景在後面。一發着完了。同你去睡。玉香道。難道明朝沒有日子。定要今日看完。未央生知他急了。就摟住親嘴。往常親嘴。把舌頭送過去。他的牙門緊閉。不開。若要他伸過來。一發不能勾了。做過一月。夫妻還

不知舌長舌短。此番絕靠朱唇。他的舌頭不知不覺已度過兩重牙門。來了。未央生道。心肝我和你。不消上床。就把這太師椅當了假山石。照冊上的光景摹擬一番。何如。玉香假意惱道。這豈是人幹的事。未央生道。果然不是人幹的事。乃神仙幹的事。我和你權做一刻。神仙就伸手解他褲帶。玉香口雖不允。手却允了。搭在未央生肩上。任他把着褲子脫下。只見褲襠之中。濕了。一大塊。乃看畫之時。淫水流出的原故。未央生把自家褲子也脫了。扯他坐在椅上。兩腳分開。將玉塵插入陰中。然後脫他上身的衣服。為甚麼。起先不脫衣服。直到脫褲



之後纔解上衣要曉得未央生是個在行的人。若先脫他上面衣服，他心上雖然着急，外面還要怕羞，畢竟有許多造作。故先把要害處擡了其餘的地方，自然不勞而定。這是行兵擒王搗穴的道理。玉杳果然憑他把一身的衣服脫得精光，惟有脚上的褶褲不脫。這是何故？原來褶褲裡面就是足脚。婦人畏脚之時，只顧下面齊整，十指未免參差，沒有十分好處。況且三寸金蓮，畢竟要褶褲罩在上面，纔覺有趣。不然就是一朵無葉之花，不耐看了。所以未央生得窺只除這件不脫，替他脫完之後，把自己的衣服也盡脫下，然後大整旗鎗，分開小

脚架在椅上，挺起玉塵，向陰中左掏右摸，也像第一幅春宮探覓花心的光景，掏摸了一會。玉杳就把兩手伸直，抵往交椅，把陰戶湊上來，迎合玉塵。玉塵往左以左承之，玉塵往右以右承之，忽然抵着一處，覺得裡面似酸非酸，似癢非癢，使人當不得，又使人離不得的光景。就對未央生道：「如今只是這樣罷了，不要左掏右摸，壞了人。」未央生知道花心已得，就依了他，併力只攻一處，由淺而深，由寬而緊，提了數百提，又見玉杳的兩手不覺來在身子後面，扳住兩股，向上直湊，與第二幅春宮的光景自然相合。未央生就把他雙足提起，放在肩



上以兩手抱住纖腰，盡根直抵。此時玉塵更覺粗大，塞滿陰中，又提了數百提，只見他星眼將朦，雲鬢欲墜，却像要睡的光景。未央生摸兩撲道：「心肝，我知道你要去了。」這擗上難為人，到床上去完事罷。玉香正在要緊頭上，恐怕走上床去，未免要取出玉塵來，把快活事打斷了。況且此時手酸脚軟，動彈不得，要走也走不上床，聞他說這一句，只是閉了雙眼，搖頭不應。未央生道：「心肝，你莫非走不動麼？」玉香把頭點一點。未央生道：「待我抱你上床，就是竟把他雙足架在手臂上。」玉香雙手抱住，未央生口裡含了絳舌，未央生抱將起來。玉塵留在陰

中，並不抽出一邊行走，一邊抽送，做個走馬看花的勢。抱到床上，把玉香放倒，架起雙足，從頭幹起，再抽數百抽。玉香忽然叫道：「心肝，我要不好了。」雙手緊攥住未央生口裡，哼，就像大病之人要絕命的一般。未央生知道陰精已生，把玉塵頂住花心，用力一揉，也信他似死，兩個抱住睡了一刻。玉香醒轉來，道：「我方纔死了，你不知道麼？」未央生道：「我怎麼不知道？這不叫做死了麼？」玉香道：「怎麼叫做？」未央生道：「男有陽精，女有陰精，幹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將來未來之時，渾身皮肉連骨頭一齊酥麻起來，昏沉沉，竟像睡去。」



般。那精總得洩這就是了。那春宮第五幅就是這個模樣。玉香道：照你說來，丟過之時，還會活，竟是不死的麼？未央生道：男子與婦人幹一次，丟一次，還有陰有來得快的婦人，男子丟一次，他去幾十次的。這叫做快活。那裡會死？玉香道：既是如此，從今後我日日要去夜夜要丟了。未央生大笑道：何如我勸你不差麼？這副春宮冊子，可是件寶貝麼？玉香道：果然是件寶貝。若買來放在家裡，時常着，也好。只怕那朋友要來取去。未央生道：那是哄你的話。其實是我自己買的。玉香聽了，歡喜兩個說完，起來穿了衣服，再看春宮，看到興高之處，重

新又幹。夫婦二人從這，一日起，分外相投，愈加恩愛。玉香自看春宮之後，道學變做風流，夜間行房，不行中庸之道，最喜標新取異，蠟燭也肯倒澆，隔山也容取火，幹事之時，發聲助興的狂態，漸在行。未央生要助他，淫興又到書舖中，買了許多風月之書，如綉榻野史、如意君傳、痴婆子傳之類，共有二十種，放在案頭，任他翻閱。把以前所讀之書，盡行束之高閣。夫婦二人，枕席之歡，就畫三百六十幅春宮也，還描寫不盡，真是琴瑟不足喻其和，鐘鼓不能鳴其樂。未央生至此，可謂快暢之極矣。只是一件夫婦裡面，雖然和諧，翁婿之間，甚覺不



合為甚麼原故。只因鐵扉道人是個古執君子喜質朴  
 惡繁華。忌說風流愛講道學。自從未央生入贅之夜。見  
 他衣服華麗。舉動輕浮。心上就覺些有懊惱。嘆一口氣  
 道。以子華而不實。必非有成之器。吾女失所歸矣。只是  
 聘禮已收。朱陳已結。不可改移。只得將錯就錯。等他成  
 親。後以嚴父拘管。把他磨鍊出來。做個方正之士。所以  
 詞色之間。毫不假借。莫說言語外錯。做事。左池定要詞  
 叱他教訓。他就是行起坐卧。稍有不端正處。亦要貽絮  
 一番。未央生少年心性。父母早亡。不曾有人拘束。那裡  
 受得這般磨難。幾次要與他相抗。只怕妻子有所不安。

有妨琴瑟之樂。沒奈何。只得隱忍。忍到後來。忍不過了。  
 心上思量道。我當初不過慕他女兒。因他不肯還嫁。定  
 要招人。我所以來就他。如何竟把太山勢來壓我。他  
 那樣一個腐儒。我不太變化他。他也罷了。他反要來變化  
 我。况且我這等一個風流才子。將來正要做些窈窕玉偷  
 香。膾炙人口的難道。靠他一人女兒。就勾我終身木  
 事不成。都像這等拘管起來。一步路也不許亂走。一句  
 話也不容多說。若還做出分外事來。倒不問我一個死  
 罪。我如今思量與他拗。又拗不得。忍又忍不過。只有  
 着。除非把女兒交託與他。只說要出門遊學。且往別處



走二如今世上第一位佳人已被我娶着倘若遇見第  
二位縱不能分娶他便做幾夜露水夫妻了了夙緣也  
是好的主意定了要先對玉香說過然後請問丈人又  
怕玉香貪戀枕席之歡不放我去若先受他一番阻撓  
就不好再對丈人說了只得瞞了玉香背後告丈人道  
小婿僻處山邑孤陋寡聞上少明師下無益友所以學  
問沒有長進之日如今要拜別岳父遊藝四方使眼界  
畧寬胸襟稍大但見有明師益友之處就在那邊下帷  
遇了場期就到省中應試或者博得一科兩榜也不枉  
岳父招贅一場不知肯容小婿去麼鏗扉道人道你在

我家做了半年女婿只有這一句話總堪入耳你肯離  
家讀書是極好的事我為甚麼不肯未央生道岳父雖  
然見允只怕令愛怪小婿寡情新婚未幾就要遠出如  
今照小婿的意思只說出自岳父之心非干小婿之事  
方纔沒有牽帶可以率意徑行道極說得是高量  
定了道人當着女兒勸未央生出門遊學未央生假意  
不肯道人正顏厲色苦說一番未央生方纔依命玉香  
正有得趣之時忽然聽得丈夫要去就像小孩子要斷  
乳一般那裡苦的得遇連出門以後的欠賬都要預支  
了去未央生也曉得長途寂寞一時未必有婦人到手



看力奉承。就像辦酒席的一般。雖然是為客而設也。落得自家奉陪。一連幾夜的綢繆。真是別人替他說不出。只好夫妻自家知道而已。到臨行之時。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帶了家僮隨身。而衣。然後未央生奇遇尚多。靜聽下回分解。

評曰。說道理勸人。使聽者毛髮俱竦。說情慾動人。又令觀者神魂俱蕩。不知者以首鼠兩端為作者病。殊不知委曲動人處。正是刻意勸人處。但思玉香未看春宮以前。是何等正氣。既觀題跋以後。是何等淫慾。貞淫貴賤。判于頃刻之間。皆男子導淫之

過也。為丈夫者可不慎哉。

第四回

宿荒郊客心悲寂莫。消長夜賊口說風情。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出門遊學。信足所至。沒有一定方向。只要有標致婦人的所在。就是他安身立命之鄉。每過一府一縣。定要住幾年。他是個少年名士。平日極考得起。又喜結社。刻的文字最多。十里內外。凡是讀書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所以到一處。就有一處朋友。拉他入社。他作文會友。當了末着。只有尋訪佳人。是他第一件要緊。每日清晨起來。不論大街小巷。定本



巡歷一遍所見的都是尋常女子。再不見有天安國色。一日在荒郊旅店之中。兩個伴當一齊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要出門走。沒個跟隨的人。怕婦人家見了。不像體面。獨自一個坐在下處。甚覺無聊。忽見隔壁房裡有一個同下的客人。走過來道。相公獨坐未免寂寞。小人有一壺酒在那邊。若不棄嫌。請過去同飲一杯。何如。未央生道。萍水相逢。怎好奉擾。那人道。我聞得讀書人是極喜脫略的。相公為何這等拘執。小人雖是下賤之人。極喜結朋友。只是相公前程遠大。不敢高扳。如今同在旅店中。也是難逢難遇。就屈坐一坐。何妨。未央生正在悶極。

之中。已不得扯人講話。就應允了。同他過去。他把未央生送在上面。坐了自己坐在旁邊。未央生再三不肯扯他對坐。那人就問姓名。未央生把自己的別號說了。也問他是何尊號。那人道。小人是個俗子。沒有別號。只有個混名。叫做賽崑崙。未央生道。這個尊稱。來得異樣。為何取這三個字。那人道。若說起來。只怕相公害怕。不屑與小人對飲了。未央生道。小弟也是豪俠之人。隨你神仙鬼怪。立在面前。也不怕的。至于貴賤賢愚。一發不論。只要意氣相投。有甚麼不屑。賽崑崙道。這等就不妨直說了。小人平日是個做賊能飛牆走壁。隨你幾千文的。



高樓幾百層的厚壁。我不消費些氣力就直入他卧榻之中。把東西席捲出來。不到第二日也不使他知道人說當初有個崑崙能飛入郭令公府中盜取紅綃出來。他一生一世不過做得一次。我不知做了幾百次。故此把我叫做賽崑崙。未央生大驚道：你既然久做此事。又出了名。人曉得。難道不犯出事來。賽崑崙道：若犯出事來。就不為豪傑了。自古道：拿賊拿贓。拿不着我就對他說。他也不敢奈何我。遠近的人沒有一個不奉承我。惟恐得罪了我。我要算計他。我生平有些義氣。有五不偷。遇凶不偷。遇吉不偷。相熟不偷。偷過不偷。不隄防。

不偷。未央生道：這五種名目。來得有意思了。請逐件說。明賽崑崙道：人家有凶事。或是生病。或是居喪。或是有飛災奇禍。他正在急難之中。我若去偷他。如火上添油。他一發當不起了。我所以不偷。人家有喜事。或是嫁娶。或是起蓋。或是生子壽誕。他正在吉慶頭上。我若去偷他。使他沒有好綵頭。將來做事就踉蹌了。我所以不偷。那下面不相識的人。我去偷他。這不為過。若是終日相見。拱手作揖的人。我去偷他。他總不疑我。我見了他。也覺得有些慚愧。我所以不偷。那財主人家金銀甚多。我本下顧一次。不當打他的抽豐。何為之過。若偷過一遭。



得了甜頭。只管去騷擾他。就是個貪得無厭之人了。這  
樣事我也不做。那提心吊胆的人家。夜裏防賊。口裡不  
住的說賊。他以下肖之心待我。我就以下肖之心待他。  
偷他。一遭使他知道我的見識。不容易防的。若是寬胸  
大度之家。知道錢財是身外之物。不以為意。或是大門  
忘了不閉。或是房門設而不關。我若去偷他。就是個欺  
軟怕硬的人了。我豈肯做他。這就叫做五不偷。遠近之  
人見我有這些好處。所以明知我是賊。不以賊待我。反  
與我相處。不以為辱。如今相公若還不棄。就在這裡拜  
個弟兄。以後有用着小人處。只管効勞。就是死也肯替。

的。未央生聽他說話。不覺心上嘆息道。不意盜賊之  
中。竟有這般豪傑。我若同他相與。別處還用不着。倘若  
遇了佳人。如紅綃紅拂之類。在高門大宅之中。或消息  
不能相通。或身子不能出入。我就托他當了。豈為何等  
不妙。思量到此。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後來聽說要同他  
結拜。心上就有些躊躇。口裡雖應道極好。心內不十分  
踴躍。賽豈崙知道他的意思。就開口道。相公口裡決了心  
上還未決。莫非怕有連累麼。無論小人本事高強。做賊  
斷然不犯。就是犯了出來。死便自家死。決不扳扯無辜  
之人。相公不消多慮。未央生見他豪破機關。又解了疑



慮滿口應承。兩人各出分資，辦了三牲祭禮，寫出年歲  
月日，就在店中飲血為盟，誓同生死。賽崑崙年長，未央  
生年幼，叙了兄弟之稱。又同享祭物，吃到半夜，要分別。  
本睡未央，生道：「兩處睡了，大家都寂寞，不如同在小弟  
牀上，抵足談心，消此長夜，何如？」賽崑崙道：「也說得是，兩  
人就脫了衣服，同牀而睡。未央生總爬上床，不覺就露  
出慣相來，口中說道：『怎麼這樣好？』所在沒有看得上。  
婦人賽崑崙聽了，問道：『賢弟為何說這兩句？莫非不曾  
娶弟婦，要各處求親麼？』未央生道：『弟婦是娶過了，只是  
一個男子，怎麼靠得一個婦人？』相處到老，畢竟在妻子

之外，還要別尋幾個相伴，絕好不瞞長兄。說小弟的心  
性是極喜風流的，此番出來，名為遊學，實是為訪女色。  
走過了許多州縣，看見的婦人，不是塗脂抹粉，掩飾他  
漆黑的肌膚，就是戴翠頂珠，遮蔽他焦黃的頭上。那裡  
有一個婦人，不消打扮，自然標致的，所以小弟看厭了。  
不覺說這兩句。賽崑崙道：『賢弟羞了，天下好婦人，決不  
使人見面。那見面的，決不是好婦人。莫說良家子女，就  
是娼妓，裡面除非是極醜極陋，沒人愛的，方肯出來倚  
門賣笑，略有幾分殼價，就坐在家中，等人來訪。他方肯  
出來，何況好人家兒女肯立在門前，使人觀看？你若



曉得好婦人。只除非來問我未央生聽了。就昂起頭來道。這又奇了。長兄又不在。風月場中。着脚為何曉得這椿事。賽崑崙道。我雖不在。風月場中。着脚那風月的事。只有我眼睛看得分明。耳朵聽得分明。我且問你。天下標致的女子。還是富貴人家多。貧賤人家多。未央生道。自然是富貴人家多。賽崑崙道。這等富貴人家。標致的女子。還是臉上搽了脂粉。身上穿了衣服。總看得仔細。還是洗了脂粉。脫了衣服。總看得仔細。未央生道。自然是洗脫去了。總見本色。賽崑崙道。這等就明白了。我們做賊的人。那貧賤人家。自然不本本走動的。畢竟是珠

翠成行的姿處。自然着見得多了。本的特節。又是更深漏靜之時。他或是脫了衣服。坐在月明之下。或是開了帳幕。睡在燈影之中。我怕他。不曾睡着。不敢收拾東西。就躲在暗處。把雙眼釘在他身上。看他响不响。動不動。直待他睡着了。方纔動手。所以看得仔細。不但面貌肌膚。一毫沒有躲閃。就是那牝戶之高低。陰毛之多寡。也看得明白。這數百里內外的人家。那個婦人。生得好。那個婦人。生得不好。都在我肚裡。你若要做這椿事。只消來問我。未央生起先還在被窩中側耳而聽。及至說到坎處。不覺露出胸膈。坐起來道。有理。本人家。女隨你。是



麼人不得見。就見也不分明。惟有你們相得到。還有一  
說。你看了標致的婦人。又見了豐滿的陰戶。萬一動起  
興。未都怎麼處。賽崑崙道起先少年的時節。見這光景  
也。熬不住。常在暗地對着婦人。打手鏡。只當共他幹事  
一般。後來見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意。背着陰戶。就像尋  
常動用的家伙。并不動情。只是見他與丈夫幹起事來  
口裡哼、嘖、陰中即、作。未免又有些動興起來。  
未央生見他。說到至妙處。就撥轉身子。睡到一頭去。聽  
賽崑崙道。你若不嫌褻瀆。待我說一兩椿為你聽。未知  
肯聽否。未央生道。妙極。若得如此。真是與君一夕話。勝

讀十年書。快講。來。賽崑崙道。我生平看見的事甚多。  
不知從那裡說起。如今隨你問一件。我就說一件。罷了。  
未央生道。請問婦人是喜幹的多。不喜幹的多。賽崑崙  
道。自然是喜幹的多。大約一百個婦人。只有一兩個不  
喜幹。其餘都是喜幹的。只是這喜幹的裡面。有兩種。有  
心上喜幹。口裡就說要幹的。有口上喜幹。故意裝做不  
要幹。待丈夫強他上場。然後露出本相來。這兩種婦人。  
倒是前面一種好。打發我起先躲在暗處。見他催丈夫  
幹事。我想是個極淫之婦。通宵不倦的了。誰想抽不上  
幾下。就去。一丟之後。精神倦怠。只想睡覺。隨丈夫幹也。



罷不幹也。罷惟有心上要幹。假說不要幹的婦人極難相處。我曾忝偷一家見丈夫扯妻子幹事。妻子不肯。丈夫爬土身去反推下來。丈夫只說是不不要幹。竟呼的睡了。那個婦人故意把身子翻來覆去。要碍他醒來。見碍他不醒。又把手去搖他。誰想丈夫睡到好處。再不得醒。他就高聲喊起來。道房裡有賊。若把別個做賊的就被他嚇走了。我知道他不是喊賊。是要驚醒丈夫。子起來幹事。果然不出所料。只見丈夫嚇醒之後。他又把巧話支吾道。方纔是猫捉老鼠。跳一下响。我悞聽了。只說是賊。其實不相干。就把丈夫緊樓住。將牝戶在陽物

邊挨擦。丈夫總動起興。上身太幹。初時抽送還勉強熬住。不露聲。抽到幾百抽上。漸一哼哈起來。下面的淫水流个不住。幹到半夜。丈夫丟了他的騷興。正發又不好。叫丈夫再幹。只得粧做嘆氣。却像有病的景象。叫丈夫揉胸摸肚。不容他睡。丈夫睡不着。只得一爬上身。從頭幹起。直幹到雞鳴。方纔歇息。累我守一夜。正要到收拾東西。天又明了。只得潛身而出。所以曉得這種婦人極難相處。未央生道。請問婦人幹事的時節。還是會浪的多。賽崑崙道。自然是會浪的多。大約約十個婦人。有一兩個不會浪。其餘都是會浪的。只



是婦人口裡有三種浪法。惟有我們聽得清楚。那幹事的男子。反不知道。未央生問那三種。賽崑崙道。初幹的時節。不曾快活。心上不要浪。外面假浪起來。好等丈夫動興。這種聲氣。原聽得出。大約口裡叫出來的字。清楚。此是一種浪法。幹到快活的時節。心上也浪。口裡也浪。連五官四肢。都浪起來。這種聲氣也聽得出。叫出來字。糊塗。上氣不接下氣。又是一種浪法。幹到快活蓋頭處。精神倦了。手脚軟了。要浪。不出。這種聲氣在喉嚨裡。面就有些聽不出了。我曾偷一家見他。夫妻幹事。起先亂顛亂聳。响聲如雷。幹到後面。那婦人不响不動。

宛如被男子入死了。一般我走到近處去聽。只見喉嚨裡面。呀。似說話。非說話。似嘆氣。非嘆氣。我聽了這光景。知道他快活極了。不覺淫興大動。渾身酸麻。又不曾打手鏡。自己的精。竟流出來。所以曉得。婦人又再有這一種浪法。未央生聽到此處。也就渾身酸癢。不覺的陽精。竟流了一席。還要問他別的不想。天已大明。兩個起來。梳洗畢。依舊對坐。說些妙話。兩個綢繆。幾日交情愈密。未央生就對他道。小弟生子。以女色為命。如今得遇長兄。可謂三上有幸了。若不以心事相托。豈不當高錯過。要求長兄。把見過的婦人。揀第一個標致的。



生个法子。使小弟經一經眼。若果然是絕色。不瞞長兄。說小弟的賤造。是有紅鸞照命的。生平一見了婦人。我不去尋他。自然來尋我到那時。求長兄顯个神通。成其好事。何如。賽崑崙搖頭道。這个使不得。我生至有偷過。不偷之戒。偷過了他財物。尚不忍再偷。何況于有關係的名節的婦人。只好從今以後。留心替你尋訪。走到人家。見有標致婦人。就不偷他財物。竟走回來。與你商量。做成好事。這還使得。未央生道。小弟有眼不識義士。方纔的話。唐突多了。只是一件。既蒙金諾。要替小弟留心。若果見了絕色婦人。千萬不可偷他財物。忘了今日之言。

若做得事成。小弟後來自然圖報。賽崑崙道。這等看來。你果然有眼不識義士。我若是想你圖報的人。又不如拿那現在的穩了。就是你日後做官。許我打幾次抽豐。那打抽豐的銀子。也看得見。不如我做一次賊。這樣的報。也可以不圖我。如今許你一个標致婦人。少不得明日還你一个標致婦人。你如今既遇了我。不消到別處去。且在這邊賃幾間房子讀書。也不要靠我一个。你若看見有好的。就自己去做事。我若看見有好的。走來報你。兩路搜尋。自然遇着。決不至落空。未央生大喜。就央人去尋高處。臨別之時。又扯住他。拜了四拜。方纔分別。



畢竟未央生的奇遇如何。下面便見。

評曰。賽崑崙的人品。高于未央生十倍。不是未央生結交匪類。還是賽崑崙結交匪類耳。

第五回

選千姿麗造名花冊。狗情面寬妝雪鬢娘。

未央生自與賽崑崙別後。搬在一個廟中作寓。這廟是送子張仙的行宮。裡面房間甚少。住常是不寓客的。只因未央生不惜重價。別處一兩一月。他情願出二兩。道士貪圖微利。所以租與他住。也為甚麼肯出重價。只因本廟的張仙極其靈驗。遠近婦人來求子者極多。未央

生要在此處做個選場。所以謀在這邊作寓。自進寓之後。每日定有幾班婦女進來燒香。那燒香的婦女又與別處燒香的不同。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將就看得這。是甚麼緣故。原來各處寺院有燒香的婦人。大抵老年中年的多。少年的少。所以沒一個看得上眼。此處燒香的婦人都是為求嗣而來。老年的經水已絕。必無生理。中年的經水將絕。子興以闌。所以進來求嗣。都是少年女子。不過有一二個老成的陪來。但凡女子十四歲至二十歲。這五六年中間。無論好歹。面上都有些桃花色。艷。動人。所以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看得未央生



每日早起打扮得齊整。在神座前走来走去。望見有婦人來。就躲在張仙背後。聽道士替他通誠。又看他拈香禮拜。把面龐態度看得無遺。然後攻其不備。從裡面闖出來。那婦人見他姿容絕世。都吃了一驚。疑是自己至誠。把泥塑的張仙拜活了下來。送子與我。直待他走下塔前。搖擺一會。方纔曉得是人。至曉得是人。那條靈魂已被活張仙勾去了。弄得那些女子心花意亂。眼角傳情。都戀戀不忍回去。也有故意撞下汗巾為表記的。自此以後。未央生舉止分外輕佻。精神愈加放蕩。竟說世間標致女人。該是我受用的。自起先入廟之時。就釘

下。一本袖珍冊子。藏在夾袋之中。上面題四個字。道廣收春色。凡是燒香女子。有幾分姿色。就登記入冊。如婦人某人年歲若干。良人某。住居某處。都細細寫下名字。旁又用硃筆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等一圈。每一名後面。又做四六批語。形容他的好處。那未央生怎麼曉得許多。婦人并丈夫姓名住處。只因凡婦人入廟燒香。定有個香火道士。立在旁邊。替他通誠。就問他姓甚。名甚麼。年紀多少。係那一位信士之妻。住在何方。何里。那婦人就不說定有個家人使婢。替他答應。未央生以此時。就記在腹中。待他回去後。取出冊子。登



記上太不上數日。把一方的女色收羅殆盡。雖然錄了許多婦女。都是一等中等的。要那三圈頭。竟沒有一個。心上想道。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世間第一位佳人。起先在家裡娶着的。只說是第一位了。如今看起來。與他一樣的儘多。可見還算不得第一位。我想天下的女色。豈有有了榜眼探花。而無狀元之理。畢竟有第一位的。在那邊。我還不曾遇着。如今看來。看太這些婦女。只好存在這邊。做備卷。若還終久遇不着。亦可拿來塞責。我且姑待幾日。看以後進來的何如。於是取法加嚴。不肯少恕。一日精神怠倦。正在房裡睡覺。忽見家僮跑進來。

道相公快起來。看標致女子。未央生連忙爬下床來。戴新巾穿襪服。又要照鏡子。未免耽擱了一會。及至走到外面。只見兩位少年女子。一個穿銀紅。一個穿藕色。陪伴來的是個年老佳人。都燒了香。要出套了。未央生隔着許多路。把那两个少年女子一看。真是巫山神女。洛浦仙姬。以往常所見的大不相同。一時不覺風顛起來。見他要走。還不曾出明。就如飛趕去。跪在門檻外。不住的磕頭。把两个家僮典香火道士。皆赫得口呆。只怕婦人要發作。誰想未央生外面雖是風顛。心上却有主意。料那三个婦人。若是肯走這條路的。知道我見他標



致愛他不過所以跪拜他料他又不發作若還是正氣的發作起來我只推是外面走來的人要拜張仙求嗣見有女眷在內混雜不雅所以不敢進去跪在門外頭他難道曉得我寓在廟中不成把這個計較放在胸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纔敢如此果然那三個婦人不知就裡只說他是求嗣的都縮轉身去立在旁邊直等他拜完方纔攀步拜的時節那兩個少年女子雖然一般顧盼只是那種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不覺得十分出像獨不那個半老佳人對着未央生十分做作自己掩口不住的笑臨行之際還把未央生瞧了幾眼方

纔出太未央生痴呆半晌不能出聲將太一二里纔問香火道士道方纔這三個是那家的女子道士見他輕攀妄動幾乎惹出事來埋怨不了那裡肯對他說未央生要跟着轎子去踪跡他又知道去遠了追趕不上只得回到房中悶的坐心上想道這等可恨的事那些不中意的個個都曉得姓名住處偏是這兩個極中意的個個也不知下落可惜一對絕世佳人當面錯過就取出那本冊子要添這兩個上去竟無名字可寫只得先記一筆在前道

某月某日遇國色二名不知姓氏姑就所反之色



隨意命名。彷彿年齒性情。開列于左。以便物色。  
銀紅女子一名。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他于歸不決。  
而慾竇未開者。

批 此婦態如雲行。姿同玉立。朱唇綻處。嬌同解語之花。纖步移時。輕若能飛之燕。眉無憂不常蹙。信乎西子善顰。眼不倦而慵。閑應是楊妃喜睡。更可愛者。贈人以心。而不贈人以物。將行無雜珮之遺。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臨去少秋波之轉。殆女中之隱士。而閨內之幽人。置之魏等。誰曰不宜。竊色佳人一名。年可二十許。察其神氣。似適人雖久。

而原陰未斷者

批 此婦半神綽約。意致翩躚。眉無待畫之痕。不煩京兆。面有難增之色。焉用何郎。肌肉介肥瘦之間。妙在瘦不可憎。面肥不可減。粧束居濃淡之際。妙在濃似乎淡。而淡似乎深。所可憐者。幽情鬱而未舒。似當閑不閑之蕙菖。心事含而莫吐。殆未謝愁謝之芳菲。所當典前並壓群芳。同稱國色者也。俟面試後再定元魁。

批 評已畢。心上又想道。那个半老佳人。也不減少年半致。別的且不要說。只是那雙眼睛。或入一件至寶了。他



起先丟上許多眼色。我只因注意那兩個不曾回得他  
 一眼。如今想來甚不過意。況且與標致婦人同行。不是  
 妯娌。定是親戚也。就要看標致的分上。寬待他幾分了。  
 他又肯幫情湊趣。引那兩個顧盼我。分明是人解人。我  
 若尋得他何愁那兩個不入彀中。我今也把他寫在冊  
 上加一個好批許。一來報他續結之情。二來若尋着的  
 時節。就把這冊子送與他。看先把他奉承倒了。不愁他  
 不替我做。事就提起筆來。把國色二名的二字改作三  
 字。因他穿衣服是玄衣。再添寫一名道。  
 玄色美人一名。年疑四九。姿同二八。觀其體態似簪

車疎而情甚熾者

批 以婦幽情勃動。逸興遄飛。腰肢比少婦。雖實  
 眉黛與新人競。曲腮紅不減桃花。肌瑩如同玉潤。  
 最消覓者。雙星不動。而眼波自流。閃爍幾同岩下  
 電。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轉。輕飄酷似嶺頭雲。即與  
 二美鼎足。奚多讓焉。

寫完。每一個名字上。圈了三圈。依舊藏在夾袋中。從這  
 一日起。那張仙殿上。本也得不本也。得進來的婦人。看  
 也可不看也。可只把這三個佳人。時刻放在心上。終日  
 帶了這本冊子。沿街去撞。再不見一毫踪影。心上想道。



賽崑崙見識最高。路數又熟。為甚麼不來問他。只是一  
 件。他原許替我尋一個。這幾日不見。想是去尋了。我若  
 對他說。他道。我有中意的。倒把担子丟開了。況且沒  
 名沒姓。教他那裡去查。我且放在肚裡。再等幾日。他或  
 者尋一個來報我。也不可。知別的東西。怕多。標致婦人  
 也。不怕多了。自此以後。每日起來。不是出門。閒撞。就是  
 在家死等。一日在街上。忽遇着賽崑崙。就扯住。問道。大  
 哥。向日所許的事。為何不見。回音。莫非忘記了。賽崑崙  
 道。時刻在心。怎麼會忘記。只是平常的多。絕色者。少。近  
 日。總尋着。正要來報你。不想恰好撞着。未央生聽了。滿

臉堆下笑來。道。既然如此。請到敝寓去講。兩人携手而  
 行。一同入寓。把家僮打發出去。兩個關了房門。商量好  
 事。不知是那一家。婦人造化。遇着這會幹的男子。又不  
 知是那一家。丈夫晦氣。惹着這作孽的丈夫。看官不用  
 猜疑。自有下一回分解。







